

花雨 苑



单纯恋爱

爱上路人系列雪

内容简介

她只是替人顶班煮煮饭，
却爱上了人家的主子，
她只是想恋场单纯的恋爱罢了，
却成了别人的第三者。

天啊 她不要呀选
出于道歉和义务，
他娶了个需要帮助的女孩，
不曾想过这场婚姻对不对，
如果不是遇上她——
他是爱上她了，可他却是已婚者……

一校意见：	二校意见：
打分：	打分：
政治：	政治：
色情：	色情：
处理：	处理：
签名：	签名：

封面小语

谈一场单纯的恋爱，
爱一个简单的人……

封面构思

现代美女

1

穿着橡皮长靴的男子走进电梯，不过康向誉起先并未注意到他。气味倒是不请自来——刺鼻的烟味和着廉价劣酒与街头缺乏沐浴的味道。

电梯起动上升时，暂时密闭的空间内只有康向誉和那卫生观念似乎不佳的男子，康向誉在匆匆一瞥中，见到男子的黑色靴子肮脏且过大，而男子身上穿着褴褛不堪的及膝防水大衣。

大衣里面是层层污秽的衣物，男子因此看来有点臃肿，几乎称得上肥胖。不过那并非拜营养良好所赐，因为他的脸色黯淡灰黄，一副重症缠身的模样。

男子年纪不轻——他的胡鬃和头发都已经斑白，而且长时间没洗也未曾修剪。康向誉不明白心中那股逐渐弥漫的不安从何而来，是因为男子像个

街头游民 ,而且和这个地方格格不入 ?

他们身处的这栋大楼位于高价地段 ,整栋楼除了少数几个楼面由其他公司承租之外 ,皆属于同一间知名律师事务所。

今天 ,康向誉有些事情必须当面去请教他的律师 ,并签署一份重要文件 ,所以才出现在这栋大楼之内。

电梯指示楼层的灯号停在七楼后 ,电梯门便自动左右开启 ,这时他才发现 ,那男子没有按任何其他楼层的按键——他们的目的地相同。他率先跨出电梯 ,正当他走近柜台人员时 ,却听见了一声枪响。

柜台人员呆若木鸡 ,望着随康向誉身后走出电梯的男子指向天花板的枪械。当康向誉的视线与男子对上时 ,男子的枪口便对准了他。

巨响声使得办公室门纷纷被开启 ,有人开始大叫 ,随后各个办公室门又急快速地被关上。紧接着是靠近大厅的一间会议室大门被打开 ,一位年轻律师探出头来大吼 :“搞什么——”不过当他看见枪口对向他时 ,剩下的话却再也无法继续。

男子开始往会议室移动 ,并将枪口来回指着年轻律师和康向誉 ,粗声地说 :“进去。”他的态度相当泰然自若。

男子在康向誉身后将门重重关上 ,然后缓缓地摇晃着枪——枪口对着会议室里其他六位刚刚还在进行会议的律师 ,让他们失去平日巧言善辩的职业本能。

会议室里除了一面采光良好的玻璃窗墙之外 ,主要的摆设是一张椭圆形长桌 ,桌面上摆放着几分钟前还显得非常重要的纸张 ,此时纸张的主人已抛弃它们 ,而全往最里侧的一个墙角向后推挤。

康向誉眼看着男子将枪靠近他的头 ,男子说 :“把门锁上。”

手指移向门锁之际 ,康向誉脑中飞快地思索着 ,他该不该反抗 ,趁机夺下男子手中的枪 ?

不过 ,当他瞥见男子大衣内的绑在身上的东西时 ,他暂时打消了妄动的念头。他不语地将门锁上 ,然后开始退离男子身旁。

男子等康向誉退得够远 ,才交替着手 ,脱下他身

上那件脏兮兮的大衣——其间枪支没离开过他的手指。他身上的不净气味随之在空间中大量散发,但没有人会在意,因为男子腰腹上绑着一排红色的短棍——为他先前看来臃肿的身材有了合理的解释。在短棍的上端和下方,缠绕着数条五颜六色的电线,似乎正以一种刺痛人眼睛姿态在昭示着,只要其中一条电线被稍稍扯离短棍,短棍即会在千分之一秒内,引起让在场所有人悔恨终身的连锁反应。

惊恐的喘息及呻吟声在角落响起,那惹恼了男子,他粗声命令:“闭嘴!”所有人果然立即表现出莫大尊重,不再吭出半声。

“你们这些衣冠禽兽!”男子双眼充斥着血丝,开始嘶声吼叫:“就是你们这些人,口口声声说疯子杀人无罪是不是?好!我就是疯子,我来替天行道!”

康向誉脑中不断地想起那些骇人听闻的枪击事件——

被公司遣散而心生愤懑的员工,持枪到旧公司向共事多年的同事扫射;因对快餐店店员服务态度不满意,而杀光在场职员和顾客的醉汉;被女友抛弃

便冲进女方家中，数分钟内屠尽女友家人及邻居……

他默不作声地打量着男子身上的短棍及电线，试图从中看出不对劲之处，遗憾的是，一时之间无法分辨出短棍和电线是否有丝毫造假。

“只要有钱，疯子就可以在路上随便强奸、杀人、放火，被抓到了就关到精神病院里去打针吃药，过两天就再放出来到处强奸、杀人、放火？有钱疯子的命值钱，我们穷人家孩子的命就不值钱？”男子的脸色变得分外狰狞，他眼眶冒出的是透明泪水，但因脸色赤红似血，以致于有种他眼里流出血水来的错觉。

男子歇斯底里地大叫：“跪下，你们通通给我贴着墙跪下！”突然之间，他转向康向誉，问：“你也是禽兽？”

“不是。”康向誉只是个寻常人，被枪口对着，他心里当然也非常恐惧及不安，但目前他只能力持镇静。

他完全不想知道男子疯狂举动的背后原因，他只想尽快安全地脱离目前的处境——但情势似乎并

不是他所可控制的。

“你不是律师？”男子挥挥手里的枪，眼睛打量着康向誉身上干净、却普通的牛仔裤和棉质衬衫。

“不是。”康向誉回答。

“好吧，”男子似乎相信了康向誉的说辞，“那你不用跪。”他以一种仿佛施与了浩荡恩典的口吻说着。

这算什么好待遇？

康向誉明知当下的景况自己不该感到好笑，但他心中仍是为了突兀浮出的想法而感到莞尔，不过他面上的凝重表情并没有改变，因为男子正心不在焉地玩弄自己胸前的电线。

他曾经思索过死亡的事情，却从来没有这样站在门槛上，只等迈出最后一步的经验。他如果真迈过了那道门槛，他的一生是否会像跑马灯一样，在眼前闪现？倘若他放松心情，痛苦是否就会少一些？

转瞬间，诸多念头闪过，他却发觉自己无法就这样屈服，他会用尽每一丝残存的力量，奋战到底。

“请……请问，你有什么要求？”一名资深律师巍

颤颤地提问。他想 ,如果满足了男子的要求 ,或可救得自己和其他人的性命 ,也或可拖延时间让警方救援人员及时赶到……

“我要你们这群禽兽不如的律师给我磕十万个头 ,”男子一面向律师群 ,脸色就变得狰狞 ,他命令道 :“现在就开始磕 !”



“我爱你 ,请你嫁给我 !”

王子明双手拿着一朵经除刺处理过的红色玫瑰花 ,恭敬地弯着腰 ,净白秀气的脸上满是真诚 ,他脸颊微红 ,额际因紧张而沁着汗珠。

“再过十五年或许我会考虑 ,但现在……太勉强了吧 ?”手里拿着抹布和一个空托盘的女孩 ,一本正经地回答着。为了表示尊重 ,她还特意将收拾桌面的动作暂时止住 ,专心响应求婚者。

因为她知道 ,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大的尊重 ,便是向她求婚。

已过正午用餐时间 ,家庭式快餐店内的顾客三

三两两 ,剔牙的剔牙、拿纸巾抹嘴的抹嘴 ,多数原本都已准备离去 ,但眼前的求婚戏码却令他们不得不好奇地留在店内观看。

“十五年太久了 ,我等不及……”王子明红了眼眶 ,更显示出他的心急。

路人馥脑海里快速地转着念头 ,设法想找出最不伤人的拒绝话语 ,她说 :“怎么会等不及呢 ?你……不是才小学三年级 ?还是四年级而已 ?”可别真哭出来啊 ,她对哭哭啼啼的小孩最没办法了 ,“你的腰不酸吗 ?把身体挺直吧。”

她没接过他手里那朵玫瑰花 ,但让个小孩子鞠躬弯腰 ,就算折不着寿 ,她心里还是难受。

王子明听话地直起腰 ,哭声哭调地回答 :“妈咪已经联络好住在美国的叔叔、也办好移民 ,呜……再过不久 ,我们家就要搬去美国了……”他小脸一皱 ,眼泪鼻水便一齐哗啦哗啦冒出来。

路人馥下意识地就想把手里的抹布往前递 ,还好随即想起不对劲 ,才连忙转身从旁边桌上抽来几张纸巾递给王子明 ,“别哭了 ,喏 ,把鼻水擤一擤。”

她该感动吗？这么小的孩子……她想起前两天，一个老先生试图要塞给她一个厚厚的红包，说是希望她能陪陪老伴去世多年的他，要她当他的女朋友。哎，对于自己的‘老少咸宜’，她不由得感到啼笑皆非！

“馥姐姐，你帮我擤。”王子明把小脸仰向路人馥。在家里，都是妈咪帮他擤鼻涕的。

路人馥其实比较想赏他后脑勺两巴掌，但看在好歹他是她的小爱慕者分上，才勉为其难地将纸巾捂在他鼻子上，“学校不上课？那你今天还买不买饭？”

她心想，这小子不晓得是哪根筋打结，每天学校下课后，到街角的才艺班上课前都会来买份快餐吃，吃着吃着，竟看她看对了眼，也不想想自己才几岁？她年纪可是大了他不止一倍啊。

“嗯，今天校庆补假一天，不上课，”擤完鼻水的王子明点点头，“我想吃日式炸鸡块便当。今天有卖吗？”

他最喜欢吃馥姐姐家卖的日式炸鸡块便当了。

可是 馥姐姐家的菜每天都不一样 ,要买到他最喜欢吃的炸鸡块便当 ,得看路妈妈今天心情好不好 ,有没有刚好做了他最喜欢的炸鸡块……

“有 ,今天的主菜就是日式炸鸡块。”路人馥微微一笑。她心想 ,妈妈为兴趣而经营的小餐馆 ,除了菜单不甚固定之外 ,连营业不营业 ,都还得视当日妈妈有无购得满意的食材而定……这般不守经营之道的小餐馆竟一直没倒 ,也算是奇迹了。

王子明看着路人馥脸上的笑 ,超乎他年龄表现地傻愣起来。

他曾向路妈妈问清楚了馥姐姐的名字怎么写 ,然后偷偷在笔记本最后一页上写满了馥姐姐的名字 ,可是被同学李文华看到了 ,就大声笑他爱女生。

哼！幼稚的李文华懂什么？他可是和大人谈恋爱呢！

“阿馥 ,你就答应王小弟的求婚嘛！”快餐店常客——对街药房老板 ,边将餐费摆在桌上准备离去、边挤眉弄眼地笑嚷着。

路人馥只是笑笑 ,不理睬药房老板 ,将桌上的饭

钱和空餐碗收妥后，径自走到后方朝连接厨房的窗口说：“日式炸鸡块，外带。”这时，窗台上的电话铃声响起，她便顺手接起电话应答。

“阿馱，”窗口内探出一张中年妇人的脸，压低嗓音地问：“你大姑姑？”

路人馱对母亲点点头，然后三言两语便将通话结束。

“催你快出门？”路母将打包好的炸鸡块便当摆在窗台上，“这种逢年过节也不常相往来的亲戚，竟一开口就要人帮忙，而且还是帮那种吃力不讨好的忙，还不知道给不给工钱呢！”

她顿了顿，咽咽口水后才又再说：“要你一个女孩子家去做牛做马，她们那边舍得，也没问过我舍不得……”她既是不满更是抱怨。

几年前已过逝父亲的姐妹们，和母亲向来处得不是很好。所以路人馱只是苦笑，没多说些什么，顺着母亲的抱怨数落长辈的不是，并非她的习惯之一。她将饭盒装进提袋中，转头走向王子明把提袋交给他并收了钱——她可不会因他向她求婚就不收他便

当钱。

“馥姐姐，你真的不肯和我结婚？”王子明一手拎着便当提袋，一手仍朝她举着玫瑰花，犹作最后挣扎。少男的初恋眼看就要幻灭。

“和你结婚？十五年内不会有那个打算。”如果十五年后他还会向她求婚，那才真是奇迹。路人馥暗自感到好笑。

“好吧……”王子明小脸上满是遗憾，却又不得不接受她的拒绝。他想了想，提起勇气地又问：“那馥姐姐什么时候回来？”他真的最喜欢馥姐姐，可是她不愿意和他结婚，那……馥姐姐也不错啦！

“馥今天工作很忙，应该不会到店里来了。”哎呀，原来她在他心中不是独一无二的啊！路人馥强忍着笑。

“昺姐姐呢？”其实昺姐姐长得最漂亮了！王子明收拾好失望情绪，不屈不挠地再问。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我们店里的餐点喔，不过你弄错了一件事，”路人馥再也忍俊不住，轻声笑了起来，她接着说：“想天天吃到美味可口的饭菜，你该

求婚的人是——”她朝连接厨房的窗口指指，“我妈妈。”呵，好歹妈妈目前也是单身的身份嘛！

“啊？路妈妈？”偷瞥了一眼在厨房窗口后忙碌着的路妈妈，王子明稚嫩的小脸突然愣住，“我……我要考虑一下。”然后有点落慌而逃地跑出店外。



“四百四十一、四百四十二、四百四十三、四百四十四……”

时间不知已经过多久，男子随着律师们的叩头声数着数。但康向誉心里明白，这些数字已重复数回被计数过，很显然地，若不是男子的计数能力出了差错，便是故意让数字遥无尽头。

男子的数数突然在一声巨响中停止，接着，男子的身形委顿在地，康向誉还没来得及知道是怎么回事，便感觉到一些温热的血液和浆液溅到他身上，瞬间，他以为自己受了伤，只记得心头猛地一震。

然后他耳边听见混乱的大声嘶吼，会议室的门被强力撞开，冲进一群黑抹抹的凶神恶煞，见人就开

始往外拖，康向誉怔愣地望着躺在地上痉挛的男子，以为会在千万分之一秒内看见自己身体被爆炸成碎片，结果只看见男子两手松开在两侧，而电线没有在他任何一根手指上。

四周突然满是霹雳小组人员，全戴着难看的头盔，穿着厚厚的防弹背心，有几个队员还举着大把的长枪匍匐在地。

康向誉眼前一片模糊，被连拖带拉的扯出会议室，走向电梯——许久之前他和男子一同搭乘的那部。

“你有没有受伤？”其中有人问着康向誉。

康向誉回答不出，他迷惘地看着自己身上的鲜血，还有一种粘稠的浆液。后来有个像是医生的人告诉他说那是脑脊髓液，是在另栋大楼的狙击手射穿会议室玻璃打中男子时，所溅喷到他身上的。



透过不停摇动的雨刷在淋漓的挡风玻璃上形成扇形，在黄色车灯的亮光中，朦胧地见到扭曲的铁栅

门影像，路人颀庆幸自己并未走错路。一路上她常停下来瞪着地图和街道图，然后在经过道路指针前慢下车速，怕得就是走岔或弯错路口。还好，总算她没迷路。

雨势很大，自四面八方洒落在车顶和车窗上。一瞬之间，恍然瀑布般激烈，车灯的光芒被银色水幕遮挡，铁栅门消失于视线之外。她把原先的二档换成一档，让车子缓缓在翻腾如泥泞河道的路上前进。

几个钟头之前，当她离开母亲经营的餐馆，抬头还可望见天边的朱红色晚霞，岂知，当她驾车越是接近目的地，水气便越是袭地而来——这雨水来得迅猛，且越夜越大。

郊区路径两侧的暗影朝左右分开，铁栅门再度出现于车头灯的亮光里。这次，比方才近多了，她在门前停车，全神贯注地观察铁栅门里面。

非常广阔的建地，门的两侧是近四公尺高的石柱，左右则为绵延不绝的三公尺半的坚固石砌墙，尽头融入雨幕和黑暗之中。门内有一条约双线宽的水泥路，在闪电一掠即逝的光芒下，水泥路两边的树影